

狂 鑑 書

荆棘

朋 其

自 招

在我的小屋子裏，也不是沒種過花，不過不久就照例的萎謝了！自己又何嘗願意照例地有所感，祇是總覺得有點不大舒服。因此，某一年又改種草，不幸又因為我的傻，聽一個朋友的話，冬天把牠放在院子裏求露水的滋潤。於是草也同花一樣的命運。

得朋友的一小株霸王鞭是今年，廢物利用我把牠種在一把沒有蓋的茶壺裏，雖然不很茂，但竟沒有死，莫明其妙地我就愛了牠。我又很想為牠找幾個伴侶；——牠獨自在那裏，也實在太單調了！——仙人球，仙人掌，仙人指……不過現在却沒有辦到。

寫出“刺的文學”四字，也不過因了每天對於霸王鞭的欣賞，和自己的“生也不辰”未能十分領略花的意味兒。

微笑中阿儂和我說：“好，我去主張葉的文學。”——我想，不會因感情怎樣好，這句話不是一根刺。自然，“你愛怎麼作就怎麼作”，就是我的答覆了。但是他的不作，我是很知道的。我們又什麼時候，才能嘗嘗“葉的文學”究竟是怎麼一個味兒呢？

“荊棘”是我在一九二五年弄的玩意兒；所以名“荊棘”者，因為牠們本身實在是什麼花兒都說不上。

荊 棘

	頁
沙 灘 上	1
我的情人	5
復 活	13
王瞎子的妻	16
火腿先生在人海中的奔走	23
流浪人的厄運	41
Ballism	48
請 願	60
牧 牛	70
月 色	78
蛋	93

沙 灘 上

——屈原的夢——

漁舟漸次隱沒在蘆葦中了，還隱約聽得見漁夫的笑聲和歌聲：

——滄浪之水清兮，
可以濯我纓；
滄浪之水濁兮，
可以濯—— ——

“他的話也許是對的！他的話也許是對的！”

靈均先生獨自在沙灘上眼望着紛飛的沙鷗，自己往復這樣想，踟躕，惆悵，包圍了他。

“濯纓濯足？獨清獨醒？……唉，爲什麼我要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呢？”

蛤蜊的殼殼星點般地在地上放光，斜暉照着他憔悴的容顏。

“咽，這樣也未免太自苦了罷！……世濁濁既莫余知，我何不變心以從流俗呢？……

沉重的步度帶着羸瘦的軀體，他仰首望着青天，噓了一大口氣。

“不能！不能！還是以愁苦吾身終的好了！……或者是浮江淮，臨沅湘，從子胥申徒？——好呵，從子胥申徒！”

沉流的最後，他在這時就很毅然地決斷了，雖然曾使他留戀於世的一線幻念：“老冉冉其將至兮，恐修名之不立，”還隱隱地打動他，但他總無法解釋這一個大的疑問：為什麼千世百世，天地四方，都充滿了賊姦來嫉妬我們，疏讒我們呢？為什麼他們全不願意走我們所理想的路徑呢？——也有這一天可以使我們心滿意足嗎？有這一天嗎？……這些都是無法回答的問題呵。蟲蛇圍繞了我！……

漸漸他就疲倦了，坐了下去，後來又側臥着，右手支着他煩惱之網的頭。

——寡人有過，不用先生之言，開罪於先生！

頃襄王長揖，接着又很謙恭地請靈均先生坐，他也就坐下了，在寶座之側。

——今承不棄，再來歸，願惟先生之命是聽。

他還不及回答，頃襄王又說：

——子蘭已梟首，子椒賜死，上官大夫，斬尚各分

屍，之數子者，數難先生，爲楚國禍，今去之矣，請先生釋嫌！

這確是使靈均先生吃驚的事，頃襄王之驟變，忽然他又聽見嘖嘖的婦人的語聲：

——這是鄭袖嗎？敢問：

——唯，唯，否，否，不然，彼固無大罪也！

他拂袖而起，正想往外走，支着頭的右手也因酸麻而下沉了，頭撞在幾個卵圓形的小石上，耳邊還聽見那他極厭惡的細語聲，他急張眼一看，才明白是支流的細湍在那裏作怪。

“呵，不過是一個夢！……”

他站起來，拂了沾在衣上的沙。

“有這一天嗎？……”

他自還問着。

“永久也沒有這一天的呵，我的離騷還是繼續下去罷！”

戴紅帽的遠的深藍色的屏山，安上了半塊大籬篩大的放金光紅球。遠的樹林，上部也染就秋色。遠看去河那邊的水浮起一層照耀人眼的金沙。白鷗點點在遠處飛翔。兩隻鸞鷟拖着長腿下降，落在蘆葦上，蘆葦點了點

頭，他們又並翅往西飛去了，翅背上像重新又鍍上一層鏡。

“太陽又要下去了呵！太陽又要下去了呵！”

靈均先生這樣嘆息着。

劉向新序節士篇：“屈原爲楚東使於齊，以結強黨。秦國患之，使張儀之楚，貨楚貴臣上官大夫，靳尚之屬，上及令尹子蘭，司馬子椒，內賂夫人鄭袖，共譖屈原，屈原遂放於外。……”

涉江：“……哀吾生之無樂兮，幽獨處乎山中。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，固將愁苦而終窮！……與前世而皆然兮，吾又何怨乎今之人！……”

悲回風：“浮江淮而入海兮，從子胥而自適；望大河之洲渚兮，悲申徒之抗迹。”

懷沙：“浩浩沅湘，分流汨兮。”

惜往日：“臨沅湘之玄濶兮，遂自忍而沉流。”

招魂：“天地四方，多賊姦些。”

我的情人

——我愛你。

雖然我已經沉醉，可是我那粗闊的嗓子，決不會發出美妙的聲音來的；況且還有她柔媚的“我愛你”三字珍珠似地從血土般的櫻唇吐出來對視着。總之，這兩個“我愛你”，所表示的就是我愛她，她愛我，於是我那厚拙的唇感着最高的熱，我們就彼此覺得天地間惟我獨尊了：太陽祝我們努力，微風奏着大和樂，人們齊唱讚美詩，我們已經相愛了。

社會上的人，不會很簡單，就如“我愛你，你愛我，我們結婚。”這樣一件簡單的事，也會表現出很多複雜的心理來：有些人見著“情人”二字，就感着討厭，有的變討厭為憤恨，甚至有感到頭痛的，肉麻還是小事。說到彼此相愛，那更是古今以來打不破的迷：有的盡了一生的力在那裏追求，駝鳥似的盡走曲線的路，就在文章上看見“我愛你”三個字，也罵一聲：“粗鄙！”有的以國事為重的人們，又大都把女人當作如吃飯一樣的需耍，而以愛為手段。有的又覺得凡是對付一點的女人，他就得“鞠

躬盡瘁。”

我們的愛，却來得奇怪，我第一次見了她，立刻腦子裏就生來一隻手，從口裏伸出來吶喊道：“我愛你！”在“我愛你”這一句話以前，我們是什麼話也沒有說過的。請不要替我着急，以為我這樣儂，這樣粗暴，會有一個大釘子給我碰。可是她實在是非常的可愛，如我的理想一樣，如一切愛人們腦子裏的情人一樣，其實這不過專指那性情面貌和學問等等而言，——性情，學問，面貌上面不敢加形容辭，是因為嗜好有別而分量也有輕重——她最可愛的地方，却還不在這裏，是在她竟至於不給我針一般細小的釘子碰，反回答我一個“我愛你，”如空谷裏的回響似的。自然，結果便是這樣，我們就成了彼此最親愛的情人（得贅說兩句：她是我的情人，我是她的情人。）也許你們以為這樣的戀愛太沒有味兒，太直截了當，是不是？可是並不那樣，我覺得世間上再沒有我這樣有趣的事，我也問過她，她說：“真有趣得很！”我們的見解竟和人這樣不同，大概又是嗜好上的差異，我知道你們愛的是優柔不斷和情話纏綿，你們覺得最有趣的是頭腦昏昏和長夜不眠，你們最高興走的是那迂迴蜿蜒的曲線。我好不容易找着了這麼一個可愛的人，並沒有碰釘子，罵我一聲：“胃味！”——天曉得，拿我這樣的文筆

來寫情書，會騙得了半個女人嗎？

有了情人過後，應該做些什麼樣的事，我也明白一些，我們那樣做了，我們就差不多形影不離了。回想起那第一次見面，我就熱烈的，魯莽的求她的愛，我也覺得可笑，她却感覺得更有趣，因為她的認識我和被我認識——自然，認識是不一定要說話的——已經是好多年前的事。究竟在什麼時候，雖然都有點模糊，可是大概在知識初開時，我們都相信。

天哪，這是多麼危險，我們把很多意見，放在“我愛你，你愛我”後面來交換。

那一天我們攜手進入一個森林，她偎着我，我倚着她，我們擠坐在一個很短的石凳上，石凳短得來，以至於祇能容一個瘦小的人，除了照例地說了一大篇“你愛我，我愛你”以外，我們還談到許多問題，

——愛人！你這幾天，怎麼一下子又不講究修飾呢？你看，你又不弄點胭脂塗在你的兩頰上！你那灰白的顏色，使我有點生怕哪！

——怎麼？你怕了我嗎？老實說我很可以立刻離開你的！

——你瞧，你的性情一下子又變得這樣急，你想你能離開我嗎？要是沒有你，我真不能生活。

——爲什麼又怕着我那灰白色的面孔呢？我給你說罷，我是不會爲了你而修飾的。

我一聽見這一句話，就像吃了一個耳光似的，我真還在做夢！現在明白了，她是不會爲我修飾的。她不爲我而修飾，又爲誰而修飾呢？我一下子倒在她懷裏，不說一句話，“媽媽不給糖喫”似的，急得來淚珠兒直往下滴。

——怎麼？又哭什麼呢？

——你不爲我修飾。噫！噫！你不爲我修飾！

嗚咽裏我答她了。

——小孩子，別哭！慢慢習慣就好了，灰白色的面孔，不一定就十分難看。

——我不要用灰白色的面孔，我不要用灰白色的面孔！

——那有什麼法子呢？

——你不會淡抹一點胭脂嗎？

——我不會。

——你不會，那就把你那白綢圍巾給我，我要在你面前，立刻就吊死在那棵松樹上。

——那你就拿去罷！

——你真這樣狠心嗎？……你這樣狠心，我又不死了，祇要你還在世上。

——塗胭脂，不塗胭脂，在你爲什麼看得那樣重？你不會等一等嗎？也許待幾天會變成關爺的臉一般紅的。

——我不要看關爺臉。

——起來！起來！你看，像那蘋果似的，好不好？

這場小糾紛就算這樣結局。

不過我却看出破綻來了，我們的意見確有許多不一致的。她總覺得高出於我，常常發出一些高妙而不切事理的言論，起初不過使我有點不可捉摸罷了，後來我簡直有點討厭。“我們這樣下去，終沒有一個好結局，你不諒解我。”這個最後通牒，我就提出來了！

——你瞧，究竟是誰不諒解誰？你隨時慣拿“諒解”這兩個字，來和我打麻煩。你要我怎樣諒解你？你愛吃酸的，就不要我喝醬油，你愛喫火鍋子，就不讓我喫冰淇淋。你瞧，究竟是誰不諒解誰？你喫你的醋，我喝我的醬油，你喫你的火鍋子，我喫我的冰淇淋，這樣不行嗎？況且你還隨時向我訴窮，你窮我就不應該有幾個錢嗎？你有時又要咒罵一點“社會黑暗！社會黑暗！”社會黑暗，我就不敢向光明一邊看嗎？你夠了，我不諒解你！……好，好，我諒解你，我諒解你，把這一條白圍巾拿去！——雪

白的圍巾，懸在碧綠的松枝上，掛着一個灰色的人，日光斜射下來，這種色彩的配合，多麼好看！

沒有那一個字不是釘子，她是我的情人，她叫我去死！我盡了我所有的知識，在腦子裏的書本裏，一頁一頁地查去，也找不出一句駁覆她的話。結果祇好承認自己優，要找世間上沒有的東西：諒解。

我悶悶然不知是她帶着我，我帶着她，仍然回到我的斗室裏。

我在抽屜裏，取出一張極美麗的信箋。我得寫情書！我得寫情書！

我的情人：

我愛你！我愛你！我愛你！我愛你！……

我愛你！我愛你！我愛你！我愛你！……

你曾經愛過的。

這一封情書寫好了之後，我還躊躇了半天：她還愛我嗎？要是還愛我，我這封信，就可以先不去。要是已經不愛我呢？這封情書去了之後，還有萬一的希望，可以挽回來嗎？她是愛過我的，我敢斷定，現在我不諒解她，（老實說，碰了這次釘子，真使我有點了解。）她不是已經失

了戀嗎？失了戀，回情人的信怎樣寫呢？“我恨你！我恨你！”“我罵你！我罵你！”“我們從此是路人！我們從此是路人！”她究竟怎樣寫呢？要是置之不理，我不是也失戀了嗎？我又怎麼辦呢？自殺？奮勉？墮落？——這樣光怪離奇的社會，多麼美麗呵，我怎能就離開她？沒有了她，我又確是不能生存的，這不是自欺欺人。自古英雄多好色，我還是裝作一個英雄，到花天酒地裏鬼混去罷！不幹！不幹！酒和女人都不能十分迷得住我。除了自殺，奮勉，墮落，就沒有旁的道路可走嗎？……管他媽的，把這封情書交去再看，也許她因了我那美麗宛轉整潔可愛如詩歌一般的字句，又會以全生命來愛我。如果她依然愛我，却又不便就有表示，我這封絕無僅有的情書，對她還是無限的慰安。——不對！不對！她是愛我的，但是故意擺架子，擱置在那裏，三天，四天，一月，半月，才寫回信呢？我在這樣長期中，又怎麼辦？

我買了一大瓶哥羅仿，放在我的床頭，我終於把我的情書交了去。

我真高興得很，立刻她就回了我一封最甜蜜的信，你看！

傻子！我並沒有不愛你呀！我們將永遠不能分離， 如一些男女們在牧師面前說的一樣。 最愛你的。
--

後來，我就很安靜了，她要喝醬油，我就讓她喝醬油，她要喫冰淇淋我就讓他吃冰淇淋，她也爲我買了好幾罇陳醋，整天喫鍋子。我整天尋黑暗，她整天找光明。——

我們絕不會感到失戀的苦痛。

——你說的“我，”究竟是誰呀？

——就是“我自己，”“自己”的“自己”。

——她呢？世界上真有她嗎？

——有的，她在“自己”的腦子裏。

——她這樣的人，畢竟是可愛的。

——那你爲了什麼要自尋煩惱往外邊四處找情人呢？

復 活

龍英南這幾天真快要瘋狂了，半夜裏也不管他的夫人着了涼，一句話不說，一掀被就坐了起來，下了床，衣服也不穿，就往外邊跑，有時也呢呢喃喃地一邊唸着，一邊握着筆在書房裏亂畫，有時竟自跑到院子裏去狂笑。哈，哈，哈，哈，哈，……驚醒了隔壁李老太太捶着床沿咳嗽，駭哭了張三奶奶未滿月的三兒哇哇哇哇哇。旁人快要提出警告了，但是他一切不管。

——英南，你這幾天究竟怎麼哪？

亞文女士——他的夫人——實在忍不住了，有一天這樣問他。自然一般人要疑惑他倆的性情太不相投，不會融洽。不過亞文女士對他也算萬分的服從了。——雖然她的容貌，曾使自命文學家的吳夢茵垂涎過。

——天上有隻老鷹，地上有一個烏龜，酒，酒，酒，好朋友。

亞文女士快要哭了，但是她所能得着的回答，總是這樣。

“魔鬼！魔鬼！你又來哪！你這騙人的東西！”

那一夜的月色分外清明，照着河溝裏新結的冰亮滿滿的，微風吹着，使他打了一個寒慄。龍英南一下就看到魔鬼的影子來。

但是他仍然帶着他遲重的步度，麻着膽子，獨自在北河沿的一條直線上走。遠遠地，祇有一盞半明的近地擱着的燈，這大概是窮苦的車夫，伏在胡同口，等行人的。

他雖然口裏咒罵，但是那鬼影並不離開他。你看，牠又對他微笑，牠又和他招手。——他被誘惑了他一下子又變憤怒為愛慕。

“呵，你畢竟是可愛的！我為你犧牲了罷！”

那鬼影這時更鮮豔了！

“是她！是她！”他心裏想着，又幾步跑上前去。但是——一個大石塊把他絆下去了。

等他起來時，他又覺得神志清楚一點。

“不，不，她究竟還是騙人的東西。她並不曾愛過我，她不過看見我這個悲劇的主角，扮演得太真實，動了她些微的可憐。可憐是什麼？可憐是“愛”嗎？呸，呸，為什麼要自己騙自己？”

他一下跳了起來，胸挺着，大大的吐了一口氣。